

鹽鐵論卷之九

漢 汝南 桓 寬 撰

明 雲間 張之象 註

執務第三十九

丞相去聲史曰先王之道軼益音人而難復賢

良文學之言深遠而難行夫扶音稱上聖之

高行去聲道至德之美言非當世之所能及

也秦族訓曰事不本於道德者不可以為道願

聞方今之急務可復行於政使百姓咸足

於衣食無乏困之憂風雨時五穀熟螟

螣音特不生天下安樂音洛盜賊不起流人還

旋音旋歸各反其田里吏皆廉正故以奉職元

元各得其理也

賢良曰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

思之耳詩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有求如關

雎音去好音聲德如河廣何不濟不得之有故高山

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及音去離音聲道不遠也音徐

曰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好學之謂也倦立而思遠不如速行之必至也矯首而徇飛

不如循雌之必獲也孤居而願智音又如務學

之必達也孔子曰弗學何以行弗思何以得

馬雖有逸足而不閑輿則不為良駿音何以得

人雖有美質而不習道則不為君子顏淵曰

舜獨何人也回何人也夫音扶思賢慕能從善

不休則成康之俗可致而唐虞之道可及音武

帝曰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燭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措不用德及鳥獸教通

四海海外肅春北發渠搜氏羗徠服星辰不

出圖書公卿未思也先王之道何遠之有齊

桓公以諸侯思王政憂周室匡諸夏之難音去平夷狄之亂存亡接絕信義大行著于天下

邵陵之會。予上之為主。

春秋曰。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公羊

傳曰。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師在召陵也。師在召陵。則曷為再言明。喜服楚也。何言乎喜服楚。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夷交。中國不絕。若綫。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帖荆。以此為王者之事也。其言來何。與桓為主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為獨於此焉。與桓公為主。序績也。要略曰。齊桓公之時。天子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國。中國之不絕。如綫。齊國之地。東負海而北鄆。河地狹。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絕。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焉。人間訓曰。三代種德而王。齊桓繼絕而霸。故樹黍者不獲稷。樹怨者無報。

德。傳曰。予上積也。故土積而成山阜。水積

而成江海。行去積而成君子。

雜篇曰。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海

合小而為大。建本篇曰。水積成川。則蛟龍生焉。土積成山。則豫樟生焉。學積成聖。則富貴尊顯至焉。貴德篇曰。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德。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而欲得之。各反其本。復諸古而已。

詩序曰。河廣。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古者行役不踰

時。春行秋反。秋往春來。寒暑未變。衣服不易。固已還矣。夫婦不失時。人安和如適。獄訟平。刑罰得。則陰陽調。風雨時。上不苛擾。下不煩。

勞各修其業安其性則實音實實音特實音特不生

而水旱不起賦歛省而農不失時則百姓足

而流人歸其田里上清靜而不欲則下廉而

不貪傳曰太平之時民行役者不踰時男女

夫內無怨女上無不慈之父下無不孝之子

父子相成夫婦相保天下和平國家安寧人

事備乎下天道應乎上故天不變經地不易

形日月昭明列宿有常天施地化陰陽和合

動以雷電潤以風雨節以山川均其寒暑萬

民育生各得其所而制國用故國有所安地

有所主又曰夫賢君之治也溫良而和寬容

而愛刑清而省喜賞而惡罰移風崇教生而

不殺布惠施恩仁不偏與不奪民力役不踰

時百姓得耕家有收聚民無凍餒食無腐敗

士不造無用雕又不弼于肆斧斤以時入山

林國無佚上皆於世黎庶歡樂衍盈方外

遠人歸義重譯祀誓故得風雨不烈小雅曰

有滄萋萋興雨雨明若今則繇逆首役極遠盡寒苦之地危難

之處涉胡越之域今茲往而來歲還旋音父母  
延頸而西望男女怨曠而相思身在東楚志  
在西河故一人行而鄉曲恨一人死而萬人  
悲賈捐之曰孝武皇帝探平城之事錄冒頓  
之西連諸國北卻匈奴當此之時寇賊並起  
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  
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  
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是皆廓地秦大征伐

不休之。詩云。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父母何故也。

怙念彼恭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吏不奉法以存撫。倍公任私。各以其權充其

嗜欲。人愁苦而怨思。上不恤理。則惡政行而

邪氣作。邪氣作。則螟音實蠶音特生而水旱

起。爾雅曰。蟲食苗心者曰螟。食苗葉者曰蠶。

京房易傳曰。孽惡生孽。蟲食苗心。德無節。蟲食葉。顯事有知。誅罰絕理。厥災。若此。雖禱

祀零祝。用事百神。無時。豈能調陰陽而息盜

賊矣。傳曰。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惟之可也。畏之非也。夫日月之薄蝕。

怪星之黨見。風雨之不時。是無世而不嘗有也。上明政平。是雖並至無傷也。上闇政險。是雖無一無益也。

### 能言第四十

大夫曰。盲者口能言白黑。而無目以別之。

儒者口能言治亂。無能以行之。主術訓曰。問瞽師曰。

白素何如。曰。緇然。而黑何若。曰。黢然。援白黑而示之。則不處焉。人之視白黑。以目。言

白黑。以口。瞽師有以言白黑。無以知白黑。故言白黑與人同。其別白黑與人異。夫

音扶坐言不行。則牧童兼烏獲之力。逢須苞

堯舜之德。烏獲。秦武王之力士。舉龍文鼎者。逢須。古本作逢蒙。夏太康時。

人學射於羿者也。荀子淮南子及王褒頌。又作逢門。故使言而近則

儒者何患於治亂而盲人何患於白黑哉

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故卑而言高。能言

而不能行者。君子耻之矣。

賢良曰。能言而不能行者。國之寶也。能行而

不能言者。國之用也。兼此二者。君子也。無一

者。烏獲逢須也。古作逢蒙。言滿天下。德覆四海。周

公是也。口言之。躬行之。豈若默然載施其行

而已。則執事亦何患何耻之有。今道不舉而

務小利。慕於不急。以亂羣意。君子雖貧。勿為

可也。藥酒病之利也。正言治之藥也。孫楚曰。夫治膏

育者。必進苦口之藥。决狐疑者。必告逆耳之

言。如其迷誤。未知所投。恐俞跗見其已困。偏

鵠知其無功也。公卿誠能自強自忍。食文學之至言。

去權詭。罷利官。一歸之於民。親以周公之道

則天下治而頌聲作。儒者安得治亂而患之

鹽鐵取下第四十一

大夫曰。不軌之民。困撓音撓。公利而欲擅山

澤從文學賢良之意則利歸於下而縣官無可為者上之所行則非之上之所言則譏之專欲損上徇下虧主而適臣尚安得上下之義君臣之禮而何頌聲能作也

賢良曰古者上取有量自養有度樂音洛歲不

盜年譏則肆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藉斂不

過十一王制曰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

而不禁夫主田無征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田里不粥墓地不請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與事任力先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也君篤愛

臣盡力上下交讓而天下平浚發爾私上讓

下也遂及我私先公職也孟子曰未有仁而

遺其親義而後其君也君君臣臣何為其無

禮義乎主術訓曰夫風疾而波興木茂而鳥

於君者君亦不能得其所欲於君者相報之勢也是故臣盡力死節以與君計君垂爵以與臣是故君不能賞無功之臣臣亦不能死無德之君君德不下流而欲用之如鞭蹶馬矣是猶不待雨而求熟稼必不可之數也及周之末塗德

惠塞而嗜欲衆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於下

怠於公事是以有履畝之稅碩鼠之詩作也

春秋曰。初稅畝。公羊傳曰。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初稅畝何以書。譏也。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何譏乎始履畝而稅。古者十一而藉。古者曷為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井田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力。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古者公田為居。井竈葱韭盡取焉。詩序曰。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修其政。貧而畏人。若大鼠也。衛靈公當隆冬興衆穿池。宛春諫曰。天寒百姓凍餒。願公之罷役也。公曰。天寒哉。我何不寒哉。

哉。雜事篇曰。衛靈公以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衣狐裘。坐熊席。隩虞有竈。弊不補。履決不直。君則不寒。民誠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諫曰。君鑿池。不知天寒。以宛春知而罷役。是德歸宛春。怨歸於君。公曰。不然。宛春魯國之匹夫。吾舉之。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且春也。有善。寡人有春。之善。非寡人之善。與。靈公論宛春。可謂知君之道矣。王褒曰。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夏之鬱。不憂。至寒之悽愴者。人之言曰。安者不能恤危。

飽者不能食饑。故餘梁肉者。難為言隱約。處佚樂者。難為言勤苦。夫高堂邃宇。廣廈洞房者。不知專屋狹廬。上漏下濕者。之腐溜。



也。繫馬百駟。貨財充內。儲陳納新者。不知有  
且無暮。稱貸者之急。廣第唐園。良田連比者。  
不知無運踵之業。竄頭宅者之役也。原馬被  
山。牛羊滿谷者。不知無孤豚瘠犢者之  
窶也。高枕談卧。無叫號者。不知憂私責與  
吏正戚者之愁也。被統躡韋。搏梁嚙肥者。不  
知短褐之寒。糠粃之苦也。從容房闈之間。垂  
拱持案食者。不知躡耒躬耕者之勤也。乘  
堅驅良。列騎成行者。不知負檐步行者之

難也。同床旃

音

席。侍御滿側者。不知負輅輓

船

音

登高絕流者之難也。衣

音

輕暖被披。英

裘處溫室。戴安車者。不知乘邊城。飄胡代。鄉

向清風者之危寒也。妻子好合。子孫保之。不

知老母之顛

音

顛

音

匹婦之悲恨也。耳聽五

音。目視弄優者。不知蒙流矢。距敵方外之死

者也。東嚮伏几。振筆如文。調者。不知求索之

急。籌

音

推上

楚之痛者也。坐旃

音

茵之上。按圖

籍之言。若易易然。亦不知步步涉者之難也。昔

商鞅之任秦也。刑人若刈。管音間芳。用師若彈

丸。從軍旅者。暴骨長城。戍音絮漕者。輦車相望。

生而往。死而還。音旋彼獨非人子耶。公孫鞅曰。以戰去戰。

雖戰可也。以殺去殺。雖殺可也。故君子仁以恕。義以度。音鐸所

好音去惡音污與天下共之。所不施不仁者。公劉

好貨。居者有積。行者有囊。大王好色。內無怨

女。外無曠夫。文王作刑。國無怨獄。武王行師。

士樂為之死。民樂為之用。若斯則民何苦而

怨。何求而譏。公卿音秋愀音然。寂若無人。於是遂

罷議止詞。奏曰。賢良文學。不明縣官事。猥音委

以鹽鐵而為不便。請且罷郡國權。音角酤關內

鐵官。奏可。賢良曰。文學既拜。咸取列大夫。辭

丞相。音去聲御史。

### 擊之第四十二

大夫曰。前議公事。賢良文學。稱引往古。頗

乖世務。論者不必相反。期於可行。往者縣

官未事。胡越之時。邊城四面受敵。北邊尤

被其苦。先帝絕三方之難。音去聲撫從方國。以

為蕃蔽窮極郡國以討匈奴匈奴壤界獸  
圈孤弱無與此困亡之時也遼遠不遂使  
得復喘息休養士馬負給音西域西域迫  
近胡寇沮心內解必為巨患是以主上欲  
掃除煩倉廩之費也終日逐禽罷而釋之  
則非計也蓋舜紹緒禹成功今欲以小舉  
擊之何如

文學曰異時縣官修輕賦公用饒人富給其  
後保胡越通四夷費用不足於是興利害筭

車船以訾音助邊漢武紀曰元光六年冬初

出筭也贖罪告緝音與人以患矣甲士死於

軍旅中士罷音於轉漕仍之以科適吏徵發

極矣漢武紀曰天漢四年春正月朝諸侯王

于甘泉宮發天下七科謫及勇敢士張

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壻三賈人四故有

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父母有市籍七凡

七科也夫音勞而息之極而反本古之道也雖

舜禹興不能易也蔡邕曰書戒猾夏易伐鬼

蓄藉天下之饒。數十年間。官民俱匱。乃具鹽鐵酒榷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民不堪命。起為盜賊。關東紛擾。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鉄鉞而並出。既而覺悟。乃息兵罷役。封丞相為富民侯。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夫專勝者未必克。挾疑者未必敗。衆所謂疑。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王不行也。

大夫曰。昔夏后底洪水之災。百姓孔勤。罷

疲音於籠甫音。及至其後。咸享其功。呂氏春秋曰。禹

之決江水也。民聚瓦礫。事已成。功已立。為萬世利。禹之所見者。遠也。而民莫之知。故

民不可與慮化舉。始。而可以樂成功。先帝之時。郡國頗煩於

戎事。然亦寬三陲音之役。語曰。見機不遂

者隕音功。一日違敵。累世為患。先軫曰。一

世之患也。楊雄曰。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休勞用供。困

弊乘時。帝王之道。聖賢之所不能失也。功

業有緒。惡音勞而不卒。猶耕者勸休而困

止也。夫音事輟者無功。耕怠者無獲也。

文學曰。地廣而不德者國危。兵強而凌敵者

身亡。三略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殘滅之政。累

世受患。造作過制。雖成必敗。舍己而教人者。要。逆。正已而化人者順。逆者亂之招。順者治之

虎兕相據。而螻蟻得志。兩敵相機。而匹夫

乘間。音諫。魏策曰。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敝其衆。臣恐強秦大楚乘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燕策曰。趙且伐燕。蘇代爲燕謂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攻。以敝大衆。臣恐強秦之爲漁父也。願王熟計之也。惠王曰。善。乃止。是以

聖王見利慮害。見遠存近。方今爲縣官計者。莫若偃兵休士。厚幣結和親。修文德而已。武指

篇曰。聖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後武力。凡武之興。爲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夫下愚不移。純德之所不能化。而後武力加焉。若不恤人之急。不計其難弊。持以窮無用之地。亡十獲一。非文學之所知也。

結和第四十三

大夫曰。漢興以來。修好結和親。所聘遺單音于者甚厚。然不紀重質厚賂之故。改節而暴害滋甚。先帝覩其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懷。故廣將帥。招奮擊。以誅厥罪。功勳

粲然著於海內。藏於紀府。何命亡十獲一

乎。漢武紀曰。元光二年春。詔問公卿曰。朕

單于待命加媢。侵盜亡已。邊境被害。朕甚

宜擊。夏六月。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

軍。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為

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將軍。大夫李

息為材官將軍。將三十萬眾。屯馬邑谷中。

誘致單于。欲襲擊之。單于入塞。覺之。走出

嚴尤曰。漢武選將練兵。約齊輕糧。深入遠

戍。匈奴創艾。夫音偷安者後危。慮近者憂

而天下稱武。夫音

遜賢者離俗。知士權行。君子所慮。衆庶疑

焉。故民可以觀成。不可與圖始。此有司所

獨見。而文學所不覩。

獨知之慮者。固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可與

成事。智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可與

樂成功。班固曰。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

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

和親。賂遺單于。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

導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為衰止。而單于反

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

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皆約束。邊

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

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

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

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嘆息。思古臣

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

匹世之事。猶欲復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為

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

義說也。獨可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故與之

益我命卷九

厚利以沒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夫賦歛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母緩帶，稚子咽哺。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迺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關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復，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斯。安肯以愛子而為質哉。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老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邊境不選守境武略之臣，修障隄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歛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讐。信

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利。而始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

文學曰。往者匈奴。結和親。諸夷納貢。即君臣

外內相信。無胡越之患。當此之時。上求寡而

易澹。古瞻字。民安樂。音洛。而無事。耕田而食。桑麻

而衣。家有數年之積。縣官餘貨財。閭里耆老

或及其澤。韓安國曰。高皇帝嘗圍于平城。匈奴至而投鞍。高於城者數所。平城

之厄。七日不食。天下歎之。及解圍。反位。無忿怨之色。雖得天下。而不報平城之怨者。非以

力不能也。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己之私怒。傷天下之公義。故遣劉敬結為和親。

至今為世利。孝文皇帝嘗一屯天下之精兵於嘗谿廣武。無尺寸之功。天下黔首約要之民。無不憂者。孝文皇帝悟兵之不可宿也。乃為和親之約。至今為後世利。兩主之迹。足以為效。自是之後。退文任武。苦師勞衆。以略無用

之地。立郡沙石之間。民不能自守。發屯乘城。

輓音挽輦而澹古瞻字之。愚竊見其亡。不覩其成。

大夫曰。匈奴以虛名市於漢。而實不從。數

音朔為蠻貊所給。不痛之何故也。高皇帝

仗劍定九州。今以九州而不行於匈奴。閭

里常民尚有梟散。梟散。流離也。關西人謂梟曰流離。故云梟散。

况萬里之主。與小國之匈奴乎。夫音扶以天

下之力。勤何不權。以天下之士。民何不服。

今有帝名而威。不信音信長城。反賂遺而尚

踞敖音傲。此五帝所不忍。三王所卑一作怒。

也。匈奴傳曰。太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

所望也。征和四年。單于遣使遺漢書云。南

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為

小禮。以自煩。今妻。歲給遺我。棗

萬匹。它如故約。則邊不相盜矣。文學曰。湯事夏而卒。服之。周事殷而卒。滅之。



本經訓曰晚世之時帝有桀紂為璇室瑤臺象廊玉牀紂為肉圃酒池燎焚天下之財罷苦萬民之力劓諫者剔孕婦攘天下虐百姓於是湯乃以革車三百乘伐桀于南巢放之夏臺武王甲卒三千破紂牧野殺之于宣室天下寧定百姓和集是以稱湯武之賢語曰桀紂不為王故以大御小者王去聲以強凌弱者亡聖人不困其眾以兼國良御不困其馬以兼道故造父之御不失和聖人之治不倍德呂氏春秋曰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倒而投之瀉水又復取道其馬不進又倒而投之瀉水如此者三雖造父之所以威馬不過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無益於御繆稱訓曰戎狄之馬皆可以馳驅或近或遠唯造父能盡其力三苗之民皆可使忠信

或賢或不肖唯秦攝利衡以御宇內執修篲

唐虞能齊其美以笞音痴八極驂服以罷音疲而鞭策愈加

故有傾衡遺篲推上之聲之變士民非不眾力勤

非不多也皆內倍外附而莫為用此高皇帝

所以仗劍而取天下也司馬遷曰昔詩書述

積德累功洽於百姓攝位行政考之於天經數十年然後在位殷周之王乃繇高稷修仁行義歷十餘世至于湯武然後放殺秦起襄公章文繆獻孝昭襄稍嚴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廼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難難也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為起於處士橫議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墮城銷刃箝語燒書內鋤雄俊外攘

胡粵用壹威權。為萬世安。然十餘年間。猛敵橫發。乎不虞。適戍強于五伯。問閭偏於戎狄。嚮應瘠於謗議。奮臂威於甲兵。鄉秦之禁。適所以資豪傑。而速自斃也。是以漢亡尺土之階。繇一劍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焉。何則。古世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斃。鑄金石者難為。夫音扶兩主好功。權枯朽者易為力。其勢然也。合。內外交通。天下安寧。世世無患。士民何事。三王何愁焉。

大夫曰。伯翳音意之始封秦地為七十里。穆

公開伯音霸孝公廣業。自卑至上。自小至大。

故先祖基之。子孫成之。司馬遷曰。秦之先伯翳嘗有勳於唐

虞之際。受土賜姓。及殷夏之間。微散。至周之衰。秦興邑於西垂。自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

成始皇。軒轅戰涿卓音鹿殺兩驛音蚩音尤

而為帝。湯武伐夏商。誅桀紂而為王。黃帝

以戰成功。湯武以伐成孝。魚龍河圖云。黃

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鐵額。食沙。造五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誅殺無道。

萬民欽命。黃帝行天子事。黃帝以仁義不

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歎。天遣玄女。下授

黃帝兵符。伏蚩尤。後天下復擾亂。黃帝遂

畫蚩尤形像。以威天下。咸謂蚩尤不死。八方皆為殄滅。山海經云。黃帝令應龍攻蚩尤。蚩尤請風伯雨師以從。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以止雨。雨止。遂殺蚩尤。權謀篇曰。湯欲伐桀。伊尹曰。請阻乏。貢職以觀。

其動。桀怒起九夷之師以伐之。伊尹曰。未  
 可。彼尚猶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  
 乃謝罪請服。復入貢職。明年又不供其職。  
 桀怒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伊尹曰。  
 可矣。湯乃與師伐而殘之。遷桀南巢。氏焉。  
 武王伐紂。過遂。斬岸。過水。折舟。過谷。發梁。  
 過山。焚萊。示民無返志也。至於有戎之隧。  
 大風折旆。散宜生諫曰。此其妖。武王曰。  
 非也。天落兵也。風霽而乘以大雨。水平地  
 而高。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武王曰。非  
 也。天洒兵也。卜而龜。燔散宜生。又諫曰。此  
 其妖。武王曰。不利。以禱祠。利以擊衆。是  
 燔之已。故武王順天地。犯三妖。而禽紂於  
 牧野。其所獨見者。精也。希寫曰。昔者文王  
 拘於羑里。而武王羈於王門。卒斬紂。紂  
 之頭而懸於太白者。是武王之功也。故手  
 足之勤。腹腸之養。也。當世之務。後世之

利也。今四夷內侵。不攘。萬世必有此長患。

先帝興義兵。以誅暴強。東滅朝鮮。西定冉

駝。音尤。南夷傳曰。自笮以東北。君長以十  
 數。冉駝最大。顏師古曰。今夔州開州首

領多姓冉者。南擒百越。北挫強胡。李牧追

本皆冉種也。匈奴以廣北州。湯武之舉。蚩音  
 癡尤之兵也。

故聖主斥地。非私其利。用兵非徒奮怒也。

所以匡難。避害。以為黎民遠慮。劉歆曰。  
 孝武皇

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  
 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  
 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  
 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兔樂

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甬姑羌。裂匈奴之右臂。單于孤特。遠遁於漠北。四陲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

文學曰。秦南禽勁越。北却強胡。竭中國以役四夷。人罷疲極。而主不恤。國內潰而上不知。是以一夫倡而天下和。兵破陳涉。地奪諸侯。何嗣之所利。賈山曰。昔者秦政力并萬國。築長城以爲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執。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疆。胡可勝計也。

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狠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

詩云。雍雍鳴駟。旭日始旦。登得前利。不念後

咎。故吳王知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遂之患。秦

知進取之利。而不知鴻門之難。是以知一

而不知十也。黃歇曰。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

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遂之散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人於艾陵。還爲越王禽於三江之浦。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反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甕兔。遇犬獲之。賈生曰。秦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循津關。

據險塞。繕甲兵而守之。然陳涉率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挺。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閉。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沛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周謹小而得大。秦欲大而亡。小語曰：前車覆。後車戒。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矣。傳曰：昔者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故無常安之國。宜治之民。得賢則昌。不肖則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而者也。夫明鏡者。所以照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以所以危亡。而不襲蹈其所以安存者。則無以異乎。却行而求逮於前人。鄰語曰：不知爲吏。視已成事。或曰：前車覆而後車不誡。是以後車覆也。故夏之所以亡者。而殷爲之。殷之所以亡者。而周爲之。故殷可以鑒於夏。而周可以鑒於殷。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蔡

澤曰：鑒於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

### 誅秦第四十四

大夫曰：秦楚燕齊。周之封國也。三晉之君。

齊之田氏。諸侯家臣也。內守其國。外伐不

義。地廣壤進。故立號萬乘。去聲而爲諸侯宗。

周室修禮長音文。然國翦弱。不能自存。東

攝六國。西畏於秦。身以放遷。宗廟絕祀。賴

先帝大惠。紹興其後。封嘉穎川。號周子男

君。古本作周子南君。漢武紀曰：元鼎四年十一月甲子。立后土祠于汾陰。雁上禮。

畢。行幸滎陽。還至洛陽。詔曰。祭地與州。瞻望河洛。巡省豫州。觀於周室。邈而無祀。詢問耆老。乃得孽子嘉。其封嘉為周子南君。以奉周祀。顏師古曰。子南其封邑之號。以為周後。故摠言。秦既并天下。東絕沛水。并周子南君也。

滅朝鮮。南取陸梁。北却胡狄。西略氐羗。立

帝號。朝音潮四夷。舟車所通。足迹所及。靡不

畢至。非服其德。畏其威也。力多則人朝。音潮

力寡則朝音潮於人矣。

文學曰。禹舜堯之佐也。湯文夏商之臣也。其

所以從八極而朝音潮海內者。非以陸梁之地。

兵革之威也。秦紀曰。始皇三十三年。發諸

林。司馬貞曰。南方之人。其性陸梁。故曰。陸梁。晉灼曰。走者。陸梁而跳也。秦楚三

晉號萬乘。夫不務積德而負相侵。搆兵爭強

而卒俱亡。雖以進壤廣地。如食煎之充腸也。

廣雅曰。附子一歲曰煎子。二歲烏喙。三歲附子。四歲烏頭。五歲天雄。蘇秦為燕說齊王曰。

人之飢。所以不食烏喙者。以為雖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強秦之少壻也。王

利其十城。而深與強秦為仇。今使弱燕為厲行。而強秦制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此食烏

喙之類也。欲其安存。何可得也。夫音扶禮讓為國者。

若江海流。彌久不竭。其本美也。苟為無本。若

蒿火暴怒而無繼其亡可立而待戰國是也

周德衰然後列於諸侯至今不絕秦力盡而

滅其族安得朝音潮人也嚴安曰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

隆也刑措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天子與利除害

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聖賢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強凌

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強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

連衡車馳轂擊介冑生蟻蟲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

內之政意廣心逸欲威海外常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

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

大田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進不可勝載秦實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

大夫曰中國與邊境猶支體與腹心也夫

音扶肌膚寒於外腹腸疾於內內外之相勞

非相為助也唇亡則齒寒支體傷而心憊

音憊怛故無手足則支體廢無邊境則內國

害昔戎狄攻太王於邠踰岐梁而與秦界

於涇渭東至晉之陸渾侵暴中國中國疾

之匈奴傳曰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邑于邠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

攻大王亶父。亶父亡，走于岐下。幽人悉從  
亶父而邑焉。作周。至于幽王。用寵姬褒姒  
之故。與申侯有隙。申侯怒。而與犬戎共攻  
殺幽王于麗山之下。遂取周之地。鹵獲而  
居于涇渭之間。侵暴中國。秦襄救周。伐戎  
至邽。周襄王時。戎狄或居於陸渾。東至于  
衛。侵盜尤甚。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廼興  
師伐戎。翟營是時。秦晉為強國。晉文公擢  
戎翟。居於西河。圜洛之間。號曰赤翟。白翟。  
而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諸戎各分  
散。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  
然莫能相一。其後千有餘歲。至貞頊而匈  
奴最強大。盡服從北夷。今匈奴蠶食內侵。  
遠者不離。去聲其苦獨邊境蒙其敗。詩云。憂  
心慘慘。念國之為虐。不征備則暴害不息。

故先帝興義兵以征厥罪。遂破祁連天山。

散其聚。寔北略至龍城。大圍匈奴。單于

失魂。僅以身免。乘奔逐北。斬首捕虜十餘

萬。控弦之民旃裘之長。莫不沮膽挫

折。遠遁。遂乃振旅。渾古本耶古本率其衆

以降。置五屬國以距胡。則長城之內。河山

之外。罕被寇讐。於是下詔令減戍音戍音

漕。寬繇役。初。雖勞苦。卒獲其慶。匈奴傳

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寇  
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衆。



元狩二年春。漢使大將軍衛青將大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朔。右賢王以為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將軍得右賢王人眾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夏。驃騎將軍霍去病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攻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級。裨小王以下十餘人。衛青傳曰。其秋。單于怒。昆邪王休屠王。屠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昆邪王休屠王恐。謀降漢。漢使驃騎將軍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眾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巨萬。封昆邪王萬戶為漯陰侯。封其裨王呼毒尼為下摩侯。鷹庇為輝渠侯。禽黎為河基侯。大當戶銀離為常樂侯。漢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於是天子嘉驃騎之功。曰。驃

騎將軍去病。率師攻匈奴西域昆邪王。及厥眾萌。咸相率。以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誅僥悍。獲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三十二人。戰士不離傷。十萬之眾。咸懷集服。仍與之勞。爰及河塞。庶幾無患。幸既永綏矣。以千七百戶益封驃騎將軍。減隴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

文學曰。周累世積德。天下莫不願以為君。故

不勞而王。去聲。恩施由近及遠。而蠻貊自至。綺

曰。武王資聖智而剋伐。觀天命以行誅。不驅

熊羆之師。不勞三戰之眾。一戎衣而定王業。

憑神力而協符瑞。至于成王。制禮崇樂。姬德方盛。營洛邑而居九鼎。寢刑廟而萬國來賓。雖大禹之隆夏績。帝乙之興殷道。未足方焉。故能繼夏稷之先基。紹公劉之聖德。文武之

跡不墜。故大雅稱爲令德。播聲教於八荒之外。流仁惠於九圍之表。神智之所綏化。遐邇之所來服。靡不越岳航海。交賁於遼險之路。瑰寶殊恠之物。充於王庭。靈禽異獸之類。遊集林藪。詭麗殊用之物。鑄斷異於人功。方冊未之或載。篆素或所不紀。及乎王人風舉之使。直指踰於日月之陲。窮昏明之際。規風星以望路。憑雲波而遠逝。所謂道通幽微。德被冥昧者也。秦任戰勝以兼天下。小海內而貪胡越之地。使蒙恬擊胡。取河南以爲新秦。而亡其故秦。築長城以守胡。而亡其所守。王恢曰。昔都雍郊。地方三百里。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國十二。隴西北地是也。其後蒙恬爲秦侵胡。以河爲境。累石爲城。積木爲塞。匈奴不敢飲馬北河。置烽燧。然後敢牧馬。應劭曰。秦始皇

遣蒙恬攘卻匈奴。得其河南。道陽之北千里。地甚好。於是築爲城郭。徙民充之。名曰新秦。四方錯雜。奢儉不同。今俗名新富貴者爲新秦。由是名也。人間訓曰。忠臣者。務崇君之德。諂臣者。務廣君之地。往者兵革亟動。師旅數起。長城之北。還音旋車遺鏃相望。及李廣利等輕計。還馬足。莫不寒心。雖得渾耶。古作昆邪不能更所亡。此非社稷之至計也。應劭曰。更償也。言所得廣傳曰。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於祈連天山。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也。陵既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既盡。士死者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

人。且引且戰。連圍八日。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窮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盡沒。餘亡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

### 伐功第四十五

大士。齊桓公越燕伐山戎。破孤竹。殘令

音古。本作離枝。令。趙武靈王踰句注。過

代谷。略滅林胡樓煩。燕襲走東胡。辟

地千里。度遼東而攻朝鮮。齊世家曰。桓公

伐燕。燕告急於齊。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於孤竹而還。燕莊公遂送桓公入齊境。

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登於燕。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

命燕君復修召公之政。納貢於周。如成康

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齊語曰。桓公遂北

伐山戎。荆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

莫不來服。趙世家曰。武靈王二十年。王略

中山地。至寧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

獻馬。歸使樓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楚。

富丁之魏。趙爵之齊。代相趙固主胡致其

兵。二十一年。攻中山。趙昭為右軍。許鈞為

左軍。公子章為中軍。王并將之。牛翦將車

騎。趙希并將胡代。趙與之。合軍曲陽。攻取丹丘華陽。鳩之塞。王軍取鄒石邑。封龍東垣。中山獻四邑。和。王許之。罷兵。二十三年。攻中山。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朝鮮傳曰。朝鮮王滿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時。嘗略屬真番。蒙公為秦擊走匈奴。朝鮮為置吏築鄣塞。

若鷙音至鳥之追羣雀。匈奴勢懼，音疊不敢南

面而望十餘年。懼也。秦紀曰：始皇三十三年，蒙恬於西北斥逐匈奴。

奴。單于不勝秦北徙，盡收河南地，並河以東屬之。陰山因河為塞，築長城。因邊山險

塹，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始皇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

中。築亭鄣以逐戎人。恬居上郡十餘年，威振匈奴。及其後蒙公死

而諸侯叛秦，中國擾亂，匈奴紛紛乃敢復

為邊寇。匈奴傳曰：匈奴單于曰頭曼，頭曼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遣戍邊者皆

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曰冒頓，東襲擊

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以兵

至，大破滅東胡，虜其民衆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悉復收

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遂侵燕代。是時漢方與項

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強。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匈奴最強大，盡服從

北夷，而南與中夏為敵國。夫音扶以小國燕趙尚猶却寇

虜以廣地，今以漢國之大，士民之力，非特

齊桓之衆，燕趙之師也。然匈奴久未服者，

羣臣不并力，上下未諧故也。

文學曰：古之用師，非貪壤土之利，救民之患

也。銓言訓曰：夫為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為身戰者，不能立其功。舉事以為為人者，眾助之。

舉事以自為者。眾去之。眾之所助。民思之者。雖弱必強。眾之所去。雖大必亡。

若旱之望雨。孫卿曰。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

奪也。故仁者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若時雨之降。莫不說喜。莫箠食壺漿以迎王師。故憂人之患

者。民一心而歸之。湯武是也。兵略曰。得道之

不被鞅。鼓不振塵。旗不解卷。甲不離矢。刃不

嘗血。朝不易位。賈不去肆。農不離野。招義而

責之。大國必朝。小國必下。因民之欲。乘民之

力。而為之。去殘除賊也。故同利相死。同情相

成。同欲相助。順道而動。天下不愛民之死。力

為嚮。因民而慮。天下為鬪。兵略曰。殺無罪之民。

盡而潰。叛者。秦王是也。而養無義之君。害莫

大焉。殫天下之財。而贍一人之欲。禍莫深焉。

故至於攘天下。害百姓。肆一人之邪。而長海

內之禍。此天之所誅也。民之所以仇也。孟子曰。君不鄉道。不

由仁義。而為之強戰。雖克必亡。此中國所以

擾亂。非蒙恬死。而諸侯叛秦。律書曰。秦二世

連兵於邊陲。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結禍於越。勢非寡也。及其威盡。勢極。閭巷之人。為敵國。咎生窮武之不知足。昔周室盛也。越裳氏來。甘得之心不息也。獻百蠻致貢。其後周衰。諸侯力征。蠻貊分散。各有聚黨。莫能相一。是以燕趙能得意焉。如

傳曰。諸戎分散。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壹。其後燕有賢將。秦開

為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東胡。東胡却  
千餘里。燕乃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  
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距胡。於是趙武  
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自  
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而置雲中。鴈  
門。代郡。及李牧為將。匈奴不敢近趙邊。其後  
匈奴稍強。蠶食諸侯。故破走月支氏。因兵威  
徙小國。引弓之民。并為一家。一意同力。故難  
制也。前君為先帝畫匈奴之冊。通作策兵據西  
域。奪之便勢之地。以候其變。以漢之強。攻於  
匈奴之衆。若以強弩潰癰疽。越之禽吳。豈足  
道哉。王恢曰。夫匈奴可以力服也。不可以仁  
畜也。今以中國之大。萬倍之資。遣百分

之一以攻匈奴。譬如以千石上以為然。用君  
之弩射癰疽。必不留行也。

之義聽君之計。雖越王之任種蠡。禮音不過以

搜粟都尉為御史大夫。持政十有餘年。未見

種蠡之功。而見靡弊之効。匈奴不為加俛。

音而百姓黎民以敝矣。是君之冊。通作策不能

弱匈奴。而反衰中國也。善為計者。固若此乎。

蔡邕曰。夫邊陲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困。曾背之癩。疽也。

### 西域第四十六

大夫曰。往者匈奴據河山之險。擅田牧之

利民富兵強。行入為寇則句注之內驚動。而上郡以南咸城。文帝時虜入蕭關。烽火通甘泉。羣臣懼不知所出。乃請屯京師以備胡。匈奴傳曰。孝文十四年。匈奴單于十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騎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維甘泉。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十萬騎。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胡西役大宛康居之屬。南與羣羌通。先帝推讓斥奪廣饒之地。建張掖以西。隔絕羗胡。瓜分其援。是以西域之國皆內拒匈奴。斷其右

臂。曳音異劍而走。故募音募人田畜以廣用。長

城以南濱塞音賽之郡。馬牛放縱。蓄積布野。

未覩其計之所過也。匈奴傳曰。元鼎三年。東拔濊貉朝鮮以

為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羗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以翁主妻烏孫王。以

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夫音扶

以弱越而遂意。強吳才地計衆非鈞也。主

思臣謀其往必矣。韓非子曰。越王入官於

吳。兵既勝齊。人於艾陟。張之於江濟。強之於黃池。故可制於五湖。故曰將欲翕之。必

固張之。將欲弱之。心固強之。兵略曰。善戰者不在少。善守者不在小。勝在得威。敗在

夫氣夫實則闢。虛則走。盛則強。衰則北。吳王夫差地方二千里。帶甲七十萬。南與越戰。棲之會稽。北與齊戰。破之艾陵。西遇晉公。偷之黃池。此用民氣之實也。其後驕溢。縱欲拒諫。喜諛。愾悍。遂過。不可正喻。大臣怨對。百姓不附。越王選卒三千人。擒之。干遂。因制其虛也。夫氣之有虛實也。若明之必晦也。故勝兵者。非常實也。敗兵者。非常虛也。善者能實其民氣。以待人之實也。不能者。虛其民氣。以待人之虛也。故虛實之氣。兵之貴者也。

文學曰。吳越迫於江海。三川循環之處。於五湖之間。地相迫。壤相次。其勢易相禽。擒通作也。金鼓未聞。旌旗未舒。行。杭音。陳陣未定。兵以接。

矣。無輜音。重之費。士無乏絕之勞。此所謂

食於厨倉。而戰於門郊者也。伍子胥曰。夫吳

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將不可改。於是矣。吾聞之。陸

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國。我攻而勝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夫越國。吾攻而

勝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利也。不可失也。已。君必滅之。失此利也。雖悔之。亦無及

已。今匈奴牧於無窮之澤。東西南北。不可窮

極。雖輕車利馬。不能得也。况負重羸音。兵以

求之乎。其勢不相及也。茫茫乎若行九臯。未

知所止。皓皓古本。乎若無網羅而漁江海。雖



及之。三軍罷音疲弊。適遺之餌也。故明王知其  
所無利。以為役不可數音朔行。而權不可久張  
也。故詔公卿大夫賢良文學。所以復枉興微  
之路。公卿宜思百姓之急。匈奴之害。緣聖主  
之心。定安平之業。今乃留心於末計。雖本議  
不順上意。未為盡於忠也。

大夫曰。初貳師不克宛。而還也。議者故使  
人主不遂忿。則西域皆瓦解而附於胡。胡  
得衆國而益強。先帝絕奇聽。行武威。還襲

音宛宛。宛舉國以降。効其器物。致其寶馬。烏  
孫之屬駭膽。請為臣妾。匈奴失魄。奔走遁

逃。雖未盡服。遠處寒苦境音敵堠音設之地。壯  
者死於祁音反連天山。其孤未復。漢武帝紀曰。太

初元年。秋八月。行幸安定。遣貳師將軍李廣利。發天下謫民。西征大宛。四年春。貳師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作西極天馬之歌。匈奴傳曰。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特單于書。極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是歲太初四年也。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首虜萬餘級。而還。顏師古曰。天山。即祁連山也。匈奴謂天為祁連。今

鮮卑語尚然也。故羣臣議以為匈奴困於漢兵折

翅傷翼。可遂擊服。會先帝棄群臣以故匈奴

奴不革。譬如為山。未成一簣而止。度音鐸功

業而無斷成之理。是棄與胡而資強敵也。

輟幾沮成。為主計若斯。亦未可謂盡忠也。

文學曰。有司言外國之事。議者皆激一時之

權。不慮其後。張騫言大宛之天馬汗血安息

之真玉大鳥。縣官既聞如甘水焉。張騫傳曰。張騫言大

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則大月

氏康居之屬。兵強可以賂遺設利朝也。誠得

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

信徧於四海。天子欣欣以騫言為然。發使四

出。皆各行三千里。初天子發書。易曰。神馬當

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宛汗

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宛馬曰天

馬云。大宛諸國。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

大鳥卵及犛犛。眩人獻於漢。天子大說。而漢

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乃大興師

伐宛。歷數期而後克之。夫音扶萬里而攻人之國。兵不戰而物故過半。顏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言其同於鬼物而故也。或曰。不欲斤言。但云。雖破宛得寶馬。非計也。劉向曰。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厯獲駿馬。

三十匹。雖斬宛王母寡之。當此之時。將卒方首。猶不足以復其費也。

赤面而事四夷。師旅相望。郡國並發。黎人困

苦。姦偽萌生。盜賊並起。守尉不能禁。城邑不

能止。然後遣上大夫衣繡衣以興擊之。當此

時。百姓元元。莫必其命。故山東豪傑。頗有異

心。漢武紀曰。天漢二年秋。泰山琅邪羣盜徐

勝之等。衣繡衣杖斧。分部逐捕。刺史郡守以

下皆伏誅。冬十一月。詔關都尉曰。今豪傑多

遠交。依東方羣盜。其謹察出入者。配吏傳曰。

自溫舒等。以惡為治。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

滋起。大羣至數千人。小羣以百數。掠鹵鄉里

者。不可勝數。於是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

史使督之。猶弗能禁。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

部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

以興擊。斬首萬餘級。及以法誅通行飲食。坐

相連郡。甚者數十人。數歲乃頗得其渠卒。散

卒失士。復聚黨阻山川。往往而群。無可奈何。

於是作沈命法。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

不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

然其咎皆在於欲畢匈奴而遠幾音也。為主

計若此。可謂忠乎。

### 世務第四十七

大夫曰。諸生妄言議者。令平可詳用。無徒

守椎音槌車之語滑稽而不可修崔浩曰滑稽酒器也

吐酒終日不已言出口成章詞不窮竭共

滑稽之吐酒也姚察曰滑稽猶俳諧也滑稽

讀如字稽音計也以言諧語滑稽其智計

疾出故云滑稽也司馬貞曰滑稽亂也稽同

也。以言辨捷之人言非若夫漢之有匈

是言是若非能亂同異也

奴譬若木之有蠹如人有疾不治則寢

浸以深故謀臣以為擊奪以困極之諸生

言以德懷之此有其語而不可行也諸生

上無以似三王下無以似近秦令平有司

可舉而行當世安蒸庶而寧邊境者乎

文學曰昔齊桓公內附百姓外綏諸侯存亡

接絕而天下從風其後德虧行去衰葵丘之

會振而矜之叛者九國春秋刺其不崇德而

崇力也春秋曰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左

傳曰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

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

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

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略之不知

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

侯乃還公羊傳曰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

之也何危耳貫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

不召而至者江黃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

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矜

之者何猶曰故任志則強楚告服遠國不召

莫若我也

而自至。任力則近者不親。小國不附。此其效也。誠上觀三王之所以昌。下論秦之所以亡。中述齊桓所以興。去武行文。廢力尚德。罷關梁。除障<sub>音瘴</sub>塞<sub>音賽</sub>。以仁義導之。則北垂無寇虜之憂。中國無干戈之事矣。說山訓曰。國有賢君。折衝萬里。

大夫曰。事不豫辦。不可以應卒。內無備。不可以禦敵。叢談曰。兵不豫定。無以待敵。計不先慮。無以應卒。詩云。詰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故有文事必有武備。國語曰。襄王至自鄭。以陽樊賜晉文公。陽人不服。晉侯圍之。倉葛曰。武不可覲。文不可匿。覲武無烈。匿文不昭。君道篇曰。成王封伯禽為魯公。召而告之曰。夫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民畏不親。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威德。民親以服。指武篇曰。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夫兵不可玩。玩則無威。兵不可廢。廢則召寇。昔吳王夫差好戰而亡。徐偃王無武亦滅。故明王之制國也。上不玩兵。下不廢武。易曰。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昔宋襄公倍楚而不備。以取大辱焉。身執囚而國幾亡。宋世家曰。襄公八年。齊桓公卒。宋欲為盟。

會十二年春。宋襄公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諫曰。小國爭盟。禍也。不聽。秋。諸侯會宋公盟于孟。目夷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何以堪之。於是

楚執宋襄。故雖有誠信之心。不知權變。危

亡之道也。春秋不與中國為禮。為去聲其無

信也。匈奴貪狠。因時而動。乘可而發。颯音標

舉電至。而欲以誠信之心。金帛之寶。而信

無義之詐。是猶親蹠音質躄音脚而扶猛虎也。

周書曰。毋為虎傳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

文學曰。春秋王者無敵。言其仁厚。其德美。天

下賓服。莫敢受交也。淮南王安曰。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

德行延及方外。舟車所臻。足迹所及。莫不

被澤。蠻貊異國。重譯音亦自至。方此之時。天下

和同。君臣一德。外內相信。上下輯睦。兵設而

不試。干戈蔽藏。而不用。老子曰。兕無所用其

角。螫音式蟲無所輸其毒。覽真訓曰。昔者黃帝

稽輔之。以治日月之行。律治陰陽之氣。節四

時之度。正律歷之數。別男女。異雌雄。明上下。

等貴賤。使強不掩弱。衆不暴寡。人民保命。而

不夭。歲時熟而不凶。百官正而無私。上下調

而無尤。法令明而不闇。輔佐公而不阿。田者

不侵畔。漁者不爭隈。道不拾遺。市不預賈。城

吐叔粟於路。而無忿爭之心。於是日月精明。

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登熟。虎狼不

妄噬。鸞鳥不妄搏。鳳凰翔於庭。麒麟游於郊。

青龍進駕。飛黃伏皂。諸北僭耳之國。莫不獻其貢職。又曰。女媧之時。卧倨倨。與眇眇。一自以為馬。一自以為牛。其行踳踳。其視瞶瞶。然皆得其和。莫知所由生。浮游不知所求。魍魎不知所往。當此之時。禽獸蝮蛇。無不匿其爪牙。藏其螫毒。無有攫噬之心。考其功烈。上際九天。下契黃墟。名聲被後世。光輝重萬物。詮言曰。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未有使人無智者。有使人不能用其智於已者。未有使人無力者也。有使人不能施其力於已者也。此兩者常在久見。故君賢不見。諸侯不備。不肖不見。則百姓不怨。百姓不怨。則民用可得。諸侯弗備。則天下之時可承。事所與衆同也。攻所與時成也。聖人無焉。故老子曰。虎無所措其爪。兕無所措其角。蓋謂此也。

**故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世安得跖**音質**躄**音脚**而親之乎。**

大夫曰。布心腹質情素信誠。內感義形乎色。宋華元。楚司馬子反之相覩也。符契內

合。誠有以相信也。詩傳曰。楚莊王圍宋。有七日之糧。曰。盡此而不

克。將去而歸。於是使司馬子反乘闕而窺宋城。宋使華元乘闕而應之。子反曰。子之

國何若矣。華元曰。蕙矣。易子而食之。拊骸而饗之。子反曰。嘻。甚矣。蕙。雖然。吾聞圍者

之國。箝馬而抹之。使肥者應客。今何吾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君子見人之困。則矜

之。小人見人之困。則幸之。吾望見吾子以於君子。是以情也。子反曰。諾。子其勉之矣。

吾軍有七日糧。爾揖而去。子反告莊王。莊王曰。若何。子反曰。憊矣。子而食之。拊骸

而饗之。莊王曰。嘻。甚矣。憊。今得此而歸。爾子反曰。不可。吾已告之矣。曰。軍亦有七日

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視之。子曷為而告之。子反曰。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之臣。何以楚國而無乎。吾是以告之也。莊王曰。雖然。吾子今得此而歸。爾子反曰。王請處此。臣請歸耳。王曰。子去。我以歸。吾孰與處乎。此吾將從子而歸。遂師而歸。君子善其平已也。華元以誠告。子反得以解圍。全二國之命。詩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君子善其以誠相告也。今匈奴挾不信心。懷不測之詐。見利如前。如。一作而。古而字通作如字。乘便樂府艾而張。亦作艾如張也。而起。潛進市側。以襲無備。是猶措重寶於道路而莫之守也。求其不亡。何可得乎。文學曰。誠信著乎天下。醇德流乎四海。則近

者歌謳而樂之。遠者執禽而朝之。

秦族訓曰。周處。鄴鎬。

之地。方不過百里。而誓紂牧之野。入據殷國。朝成湯之廟。表商容之閭。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乃折枹毀鼓。偃五兵。縱牛馬。挺胸而朝天下。百姓歌謳而樂之。諸侯執禽而朝之。得民心也。道應訓曰。昔武王伐紂。破之牧野。乃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柴箕子之門。朝成湯之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破鼓折枹。弛弓絕絃。去舍露宿。以示平易。解劔帶。笏以示無仇。於此天下歌謠而樂之。諸侯執幣相朝。三十四世不奪。故老子曰。善閉者無鑰。而不可開也。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也。故正近者不以威來。

遠者不以武。德義修而任賢良也。故民之於事。辭佚音逸而就勞。於財也。辭多而就寡。上下



交讓。道路。鴈行。方此之時。賤貨而貴德。重義而輕利。賞之不竊。何寶之守也。

鹽鐵論卷之九

鹽鐵論卷之十

漢 汝南 桓 寬 撰

明 雲間 張之象 註

和親第四十八

大夫曰。昔徐偃王行義而滅。好儒而削。知

文而不知武。知一而不知二。汎論曰。徐偃王被服慈惠。

身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然而身死。國亡。子孫無類。指武篇曰。王孫厲謂楚

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義之道。漢東諸侯三十二國盡服矣。王若不伐楚。必事徐。王

曰。若信有道。不可伐也。對曰。大之伐小。強之伐弱。猶大魚之吞小魚也。若虎之食豚

也。惡有其不得理。文王遂興師伐徐，殘之。徐偃王將死，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好行仁義之道，而不知詐人之心，以至於此。夫古之王者，其有備乎？人間訓曰：昔徐偃王好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王孫厲謂楚莊王曰：王不伐徐，必反朝徐。王曰：偃王有道之君也，好行仁義，不可伐。王孫厲曰：臣聞之大之與小，強之與弱也。猶石之投卵，虎之啗豚，又何疑焉？且聞為文而不能達其德，為武而不能任其力，亂莫大焉。楚王曰：善。乃舉兵而伐徐，遂滅之。知仁義而不知世變者也。故君子

篤仁以行，然必築城以自守，設械以自備。為不仁者之害已也。是以古者蒐音搜獮音獮，振旅而數軍實焉，恐民之愉佚音逸而亡戒。

難去聲。春秋曰：正月，公狩于郎。傳曰：春曰蒐，蒐，夏月苗，秋曰獮，春蒐者，不殺小麋，及孕重者，冬狩皆取之，百姓皆出，不失其馳，不抵禽，不詭遇，逐不出防，此苗獮蒐狩之義也。故苗獮蒐狩之禮，簡其戎事也。主父偃曰：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下大凱，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故兵革者，國之用，城壘音磊者，國之固也。而欲罷之，是去表見裏，示匈奴心腹也。匈奴輕舉潛進，以襲音集空虛，是猶不介而當矢石之蹊，禍必不振。此邊境之所懼，而有司之所憂也。

文學曰。往者通關梁。交有無。自單音于以下。

皆親漢內附。往來長城之下。其後王恢誤謀

馬邑。匈奴絕和親。故當路結禍紛拏奴加切而

不解。兵連而不息。邊民不解甲弛弩。行數十

年。介冑而耕耘。鉏音鋤耰而候望。燧音遂燔音燔烽

音峯舉。丁壯弧音胡弦而出關。老者超越而入葆。

音保言之足以流涕寒心。則仁者不忍也。匈奴傳曰。

武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關市。饒給之。匈

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

邑人聶翁壹。間闌出物。與匈奴交易。陽為賣

馬。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迺

以十萬騎入武州山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

旁。御史大夫韓安一國為護軍將軍。護四將軍

以伏單于。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

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時鴈門

尉史行微。見寇保此亭。單于得欲刺之。尉史

知漢謀。迺下具告單于。單于大驚。曰。吾固疑

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以尉史為

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兵。單于不至。

以故無所得。將軍王恢部出伐擊胡。輜重。聞

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建造兵謀。而

不進。誅恢。自是後匈奴絕和親。攻。詩云。投我

當路塞。往往入盜於邊。不可勝數。詩云。投我

以桃。報之以李。未聞善往而有惡來者。繆稱

易曰。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

往吝。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薄

施而厚望。畜怨而無患者。古今未之有也。是

故聖人察其所以往。則知其所以來者。復恩

篇曰。施德者貴。不德。受恩者尚必報。故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

而有禮。四海之內。皆為兄弟也。故內省不疚。

夫音扶何憂何懼。

大夫曰。自春秋諸夏之君。會聚相結。三會

之後。乖離相疑。伐戰不止。六國從親。冠帶

相接。然未嘗有堅約。况禽獸之國乎。春秋

存君在楚。誥音臯一作音之會。書公。給音夷

狄也。春秋曰。春王正月。公在楚。公羊傳曰。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春秋

曰。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馳。匈奴數音朔和親。而常先犯

約。貪侵盜驅。長詐謀之國也。反覆無信。

約百叛。若朱象之不移。商均之不化。而欲

信其用兵之備。親之以德亦難矣。修務訓曰。身正

性善。發憤而成。帽憑而為義。性命可說。不待學問。而合於道者。堯舜文王也。沉醕耽

荒。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嚴父弗能正。賢師不能化。丹朱商均也。

文學曰。王者中立而聽乎天下。德施方外。絕

國殊俗。臻於闕庭。鳳凰在列樹。麒麟在郊。藪

音叟羣生。庶物莫不被澤。非足行而人辦之也。

推其仁恩。而皇之誠也。泰族訓曰。聖人在上。廓然無形。寂然無聲。

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軼民。無勞役。無寃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非戶辨而家說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內順而外寧矣。傳曰。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施及四海。范蠡

音出於越。由余長於胡。皆為伯王賢佐。故

政有不從之教。而世無不可化之民。傳曰。蠶

絲弗得。女工燔以沸湯。抽其統理。不成為絲。卵之性為雛。不得良雞。覆伏孚育。積日累久。

則不成為雛。夫人性善。非得明王聖主扶携。內之以道。則不成為君子。詩曰。天生蒸民。其

命匪諶。靡不有初。如斯克有終。言詩云。酌彼行

潦。挹彼注茲。故公劉處戎狄。戎狄化之。大王

云。函函民隨之。周公修德。而越裳氏來。周紀

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

地宜。自漆沮。渡渭。取財用。行者有資。居者有

畜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周

道之興。自此始。故詩人歌樂思其德。道應篇

曰。大王亶父。居邠。翟人攻之。事之以皮帛珠

玉。而弗受。曰。翟人之所求者地。無以財物為

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

之父處。而殺其子。弗為皆勉處矣。為吾臣。與

翟人奚以異。且吾聞之也。不以其所養害其

養。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

五

饗其質。政令不施，則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於吾國之黃髮久矣。天之無裂風淫雨，意中國有聖人耶？有則盍朝之。其從善如影，然後周公敬受其所以來矣。

### 繇役第四十九

大夫曰：屠者解分中，去聲理可橫以手而離也。至其抽筋，音鑿骨非行金斧不能決。賈誼

曰：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寬解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聖主循性而化，有不從者，亦將舉兵而征之。是以

### 湯誅葛伯，文王誅犬夷

用兵紀曰：古之所

兵家無怒管，則豎子嬰兒之有過也。立見國無刑罰，則百姓之悟相侵也。立見天下無誅伐，則諸侯之相暴也。立見故怒管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有巧有拙而已矣。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讐也。匈奴傳曰：周西伯言伐吠夷，詩曰：肆不殄厥愾，亦不殞厥問。梓

援矣。行道允矣。混夷駟矣。維其喙矣。顏師古曰。西伯昌。即文王。賦夷。即賦戎也。又曰。昆夷。山海經云。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犬有二牝牡。是為犬戎。許慎曰。赤狄。本犬種。故字從犬。

不寧。周宣王仲山甫。古木作尹。古甫。式遏寇虐。詩

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

方。匈奴傳曰。周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

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獫狁之故。豈不日戒。

獫狁。孔棘。至懿王。曾孫宣王。與師命將以

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獫狁。至于

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是時四夷賓服。

稱為自古明王。不能無征伐而服不義。不

能無城壘而禦強暴也。

文學曰。舜執干戚而有苗服。文王底德而懷

四夷。大禹謨曰。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

乃天道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

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

旬有苗格。道應篇曰。文王砥德修政二年。而

天下二垂歸之。人間訓曰。文王葬死人之骸。而九夷歸之。詩云。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修文篇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夫功成制禮。治定作樂。禮樂者。行化之大者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是故聖王修禮文。設庠序。陳鐘鼓。天子辟雍。諸侯泮宮。所以行德化。詩云。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

自此無思不普天之下惟人面之倫莫不引

領而歸其義故畫地為境人莫之犯子曰白

刃可冒中庸不可入至德之謂也故善攻不

待堅甲而克善守不待渠梁而固兵略訓曰善守者無

與御善戰者無與鬪泰族訓曰守不待渠壑而固攻不待衝隆而拔武王之伐

殷也執黃鉞誓牧之野天下之士莫不願為

之用既以義取之以德守之帝王世紀曰武

左擁而右扇之紂政彌亂殷太史向摯載其

圖書而歸周王以告于諸侯四年起師而東至商郊牧野乃作木櫓王鞶係解五人御於前莫肯為王係鞶皆曰臣所以事君王非為

係鞶也王乃釋旄鉞而係之與紂戰紂師敗績禽費仲惡來紂赴于京自燔于宣室而死

二嬖妾與妲己亦自殺乃以大白髦麾諸侯入殷商都百姓咸待于郊王使告曰上天降

休商人皆拜王亦答拜以兵入造紂及妲己尸王親射之三發然後下車以劍擊之周公

為司徒使以黃鉞斬紂頭懸于大白之旗召公為司空又使以玄鉞斬妲己頭懸之小白

旗置旌於商容之廬命伯公釋箕子之囚賜貝千朋命原公釋百姓之囚歸璇臺之珠玉

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以賑貧民命南宮伯達史逸遷九鼎于洛邑命閔天

封比干之墓命宗祝饗祀于軍微子膠鬲皆委質為臣殷人咸喜曰王之於人也死猶封

其墓况其生者乎王之於賢仁也亡者猶表其廬况其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

况其復藉者乎王之於色也在者猶歸其父母况復徵之乎貴德篇曰武王克殷召太公



而問曰。將奈其士衆何。太公對曰。臣聞愛其人者。兼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餘胥。咸劉厥敵。使靡有餘。何如。王曰。不可。太公出。劭公入。主曰。爲之奈何。邵公對曰。有罪者殺之。無罪者活之。何如。王曰。不可。邵公出。周公入。王曰。爲之奈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新。唯仁是親。百姓有過。在於一人。武王曰。廣大乎。平天下矣。凡所以貴士君子者。以其仁而有德也。道應篇曰。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是臣殺其主。而下伐其上也。吾恐後世之用兵不休。鬪爭不已。爲之奈何。太公曰。甚善。王之問也。夫未得獸者。唯恐其創之小也。已得之。惟恐傷肉之多也。王若欲久持之。則塞民於允道。全爲無用之事。順擾之教。彼皆樂其業。供其事情。昭昭而道冥冥。於是乃去其脊而載之木。解其劍而帶之笏。爲三年之喪。令類不蕃。高辭卑讓。使民不爭。酒肉以通之。筭瑟以娛之。鬼神以畏之。繁文滋

禮以弁其質。厚葬久裝。以亶其家。含珠鱗。施綸組。以貧其財。深鑿高壟。以盡其力。家貧族少。慮患者貧。以此移風。可以持天下弗失。故老子曰。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也。秦以力取之。以法守之。本末不得。故亡。夫

文猶可長用。而武難久行也。賈誼曰。陳涉之位。不尊於齊楚。

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耨棘矜。不銛於鉤戟。長鍛也。謫戍之衆。非抗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崤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又曰。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

士民廢王道而立私愛。焚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夫兼并者高詐力。安危者貴順權。以此言之。取予攻守不同術也。秦雖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以其所以取之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班固曰。古人有言。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鞭朴不可弛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者耳。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輔助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三代之盛。至于刑措。兵寢者。其本末有序。帝王之極功也。

大夫曰。詩云。獫狁孔熾。我是用戒。武夫潢潢。經營四方。故守禦征伐。所由來久矣。論記

曰。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為非。然而立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舜干戚而服。有苗。然而征。伐者。不能釋甲兵。而制強暴。春秋譏戎驪未至。預禦之。春秋曰。公追戎於濟西。公羊傳曰。此追也。此未有伐中國者。則其言為中國追何。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其言于濟西何。大之也。故四支強而躬體固。華葉茂而本根據。故飭四境。所以安中國也。發戍音漕。所以審勞佚音逸也。主憂者臣勞。上危者下死。先帝憂百姓不澹。古澹字。出禁錢。解乘輿。駮貶樂損膳。以賑窮。備邊費。食貨志曰。縣官不給。天子乃損

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澹之。其明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虛郡國倉廩。以賑貧。未見報施之義。而見沮成之理。

非所聞也。

文學曰。周道衰。王迹熄。諸侯爭強。大小相凌。

是以強國務侵。弱國設備。甲士勞戰。陳古陣。

役於兵革。故君勞而民困苦也。覽真訓曰。晚世之時。七國

異族。諸侯制法。各殊習俗。縱橫間之。舉兵而相角。攻城。檻殺。覆高。危安。掘墳墓。揚人骸。大

衝車。高重。京除。戰道。犯嚴敵。殘不義。百往一

反。聲苟盛也。是故壯質輕足者為甲卒。千里之外。家老羸弱。悽愴於內。厮徒馬圍。輶車奉

饜。道馬遼遠。霜雪亟集。短褐不完。人羸車弊。

泥塗至膝。相携於道。奮首於路。身枕格而死。所謂兼國有地者。伏尸數十萬。破車以千百

數。傷弓弩。矛戟。矢石之創者。扶舉於路。故世至於枕人頭。食人肉。飲人血。甘之芻豢。故自

三代以後者。未嘗得安其情性。而樂其習俗。保其修命。天而不夭。於人虐也。今中

國為一統。而方內不安。繇音遙役遠。而外內煩也。古者無過年之繇。音遙無踰時之役。詩傳曰。太平之

時。民行役者不踰時。男女不失時。以偶。孝子不失時。以養。外無曠夫。內無怨女。上無不慈

之父。下無不孝之子。父子相成。夫婦相保。天下和平。國家安寧。今近者數千

里。遠者過萬里。歷二期長。音掌子不還。父母愁

憂。妻子詠歎。憤懣音悶之恨。發動於心。慕思之

積痛於骨髓。此杖杜采薇之所為作也。詩序曰。文

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造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

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勤歸也。

### 險固第五十

大夫曰。虎兕所以能執熊羆。服羣獸者。爪

牙利而攫。音便也。秦所以超諸侯。吞天下。

并敵國者。險阻固而勢居然也。故龜倡有

介。狐貉不能禽。通作擒。蝮蛇有螫。音式。人忌而

不輕。故有備則制人。無備則制於人。韓非子曰。

虎豹之所以能勝人。執百獸者。以其爪也。當使虎豹失其爪牙。則人必制之矣。今

勢重者。人主之爪牙也。君人而失其爪牙。虎豹之類也。故仲山甫補

衮職之闕。蒙公築長城之固。所以備寇難

去。而折衝萬里之外也。詩曰。衮職有闕。維

傳曰。秦滅六國。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築四

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戎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塹谷。可繕者

繕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匈奴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秦。

北徙。十有餘年。今不固其外。欲安其內。猶家人不

堅垣墻。狗吠夜驚。而闇昧妄行也。韓非子曰。不謹

其閉不固其門。虎乃將存。不  
慎其事。不掩其情。賊乃將生。

文學曰。秦地左肴音殺函音威右隴音低抵音低前蜀漢。

後山河四塞以為固。金城千里。良將去聲勇士。

設利器而守陁音陁形隧音遂墨子守雲梯之械也。

修務訓曰。昔者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自

魯趨而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衣裳

裹足。至於郢。見楚王曰。臣聞大王舉兵將攻

宋。計必得宋而後攻之乎。忘其苦衆勞民。頓

兵挫銳。負天下以不義之名。而不得咫尺之

地。猶且攻之乎。王曰。必不得宋。又且為不義

曷為攻之。墨子曰。臣見大王必傷義而不得

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士。作雲梯之械。設以

攻宋。曷為弗取。墨子曰。令公輸設攻。臣請守

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

備。九攻而墨子九却之。弗能

入。於是乃偃兵。轍不攻宋。以為雖湯武復

生。蚩尤復起。不輕攻也。然戍音絮卒陳勝。無將

帥之任。師旅之衆。奮空拳而破百萬之師。

無墻籬之難。賈誼曰。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

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威

振四海。南取百粵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粵

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

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

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

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

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振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氓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非有仲弓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率疲散之卒，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合而響應，裹糧而景從。故在德不在固，誠以行去聲義為阻，道德為塞，賢人為兵，聖人為守，則莫能入。如此，則中國無狗吠之警，而邊境無鹿駭狼顧之憂矣。夫音扶何妄行之有乎？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而舜滅之。夏桀之居左河

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船中之人，畫敵國也。武侯曰：善。左思曰：劔閣雖嶮，憑之者蹶，非所以愛人治國也。洞庭雖濬，負之者北，非所以愛人治國也。詩傳曰：今有堅甲利兵，不足以施敵，破虜，弓良矢調，不足射遠，中微，與無兵等爾。有民不足，強用嚴敵，與無民等爾。故盤石千里，不為有地，愚民百萬，不為有民。詩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莊辛曰：居不為垣，墻人莫能毀傷。行不從周，衛人莫能暴害。此君子之行也。

大夫曰：古者為國，必察土地，山陵阻險，天時地利，然後可以王伯。音霸故制地城郭，飭

溝壘音磊以禦寇固國。春秋曰。冬浚洙。音修

地利也。春秋曰。冬浚洙。公羊傳曰。洙者何。水也。浚之者何。深之也。曷為深之。

畏齊也。曷為畏齊。辭殺子糾也。穀梁傳曰。浚洙者。深洙也。著力不足也。三軍

順天時以實擊虛。然固於阻險。敵於金城。

楚莊之圍宋。秦師敗崤。音欽巖是也。宋世

家曰。文公十七年。楚以圍宋。五月不解。宋城中急無食。華元乃夜私見楚將子反。子

反告莊王。王問城中何如。曰。析骨而炊。易子而食。莊王曰。誠哉言。我軍亦有二日糧。

以信。故遂罷兵去。公羊傳曰。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

不亡者也。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大洪矣。爾曷知師出。百里子與蹇叔子。送

文三十一而三之日。不取死。必於。秦之。巖是

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臣非敢哭

君師。哭臣之子也。弦高者。鄭商也。遇之殺。矯以鄭伯之命。不猶師焉。或曰。往矣。或曰。

反矣。然而晉人與姜戎要之。殺。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也。故曰天時

地利。羗胡固近於邊。今不敢取。必為四境

長患。此季孫之所以憂。顛更有勾踐之變

而為強吳之所悔也。

文學曰。地利不如人和。武力不如文德。謂莫

教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孫卿曰。夫兵之要。

在附親士民而已。六馬不和。造父不能以致遠。弓矢不調。羿不能以中微。士民不親附。湯武不能以戰勝。由此觀之。要在於附親士民而已矣。兵略曰。駟馬不調。造父不能以致遠。弓矢不調。羿不能以必中。君臣不心。則孫子不能以應敵。吳子曰。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陣。不和於陣。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周之致遠。不以地利。以人和也。百世不奪。非以險以德也。婁敬曰。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傳相焉。乃營成周都雒。以為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鈞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汜論曰。武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地。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

其貢職者。迴也。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矣。此所以三十六世而不奪也。周公可謂能持滿矣。許慎曰。迴。迂難也。迴。或作固。固。必也。周公言。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當來伐我。我無為於五行之山。使天下來伐我者難也。言其依德。不恃險也。吳有三江。五湖之難。而兼於越。楚有汝淵。滿堂之固。而滅於秦。秦有隴。低音峯音交。塞而亡於諸侯。晉有河華。去聲。九河而奪於六卿。齊有泰山。巨海而負於田常。桀紂有天下。兼有濟毫。薄音。秦王以六合困於陳涉。非地利不固。無術以守之也。釋邇憂遠。猶吳不內定其國。而西絕淮山。



與齊晉爭強也。越因其罷。音疲擊其虛。蔡澤曰：吳王夫

差兵無敵於天下。勇猛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使吳王用申

胥。修德無恃。極其衆則勾踐不免為藩臣。海

崖何謀之敢慮也。吳語解曰：申胥，楚大夫伍奢之子。子胥也。名貞，曾昭

二十年。奢誅於楚。貞奔吳。吳子與之申地。故曰申胥。

大夫曰：楚自巫山起方城，屬巫黔音中。設

扞關以距秦。秦乞商洛嶠音函以禦諸

侯。韓阻宜陽，伊闕要成臯，太行音杭以安周

鄭。魏濱洛築城，阻山帶河，以保晉國。趙結

飛狐，句注孟門，以存荆代。燕塞碣石，絕邪

谷。繞援遼，齊撫阿甄，關榮歷倚太山，負海

河。關梁者，邦國之固，而山川社稷之寶也。

徐人滅舒。春秋謂之取惡。音汗其無備，得物

之易。音異也。春秋曰：徐人取舒。公羊傳曰：其言取之何易也。故恤來

兵，仁傷刑。君子為國，必有不可犯之難。去聲

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言備之素修也。

文學曰：阻險不如阻義。昔湯以七十里為政

於天下，舒以百里亡於敵國。此其所以見惡

音也。秦族訓曰：天子得道，守在四夷。天子失道，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鄰。諸侯失道，守在四境。故湯處亳七十里，文王處鄴百里，皆令行禁止於天下。周之衰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故得道則以百里之地，令於諸侯。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恃吾不可奪，行可奪之道，而非纂殺之行，無益於恃天下矣。汜論曰：堯無百戶之郭，舜無置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人之衆，湯無七里之分。以主諸侯，文王處岐周之間也。地方不過百里，而立為天子者，有王道也。夏桀殷紂之盛也，人跡所至，舟車所通，莫不為郡縣。然而身死人手，而為天下笑者，有亡形也。故得王道者，雖小必大，有亡形者，雖成必敗。趙襄子以晉陽之城，霸智伯以三晉之地，擒湣王。以大齊亡，田單以即墨有功，故國之亡也。雖大不足恃，道之行也。雖小不可輕，由此觀之，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也。

亡在失道。而使關梁足恃，六國不兼於秦。河

山足保，秦不亡於楚漢。由此觀之，衝隆不足

為強，高城不足為固，行善則昌，行惡則亡。詩傳

曰：堅甲利兵，不足以為武。高城深池，不足以

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由其道則行，不

由其道則廢。昔楚人蛟革犀兕，以為甲，堅如

金石，宛如鉅蛇。慘若蜂蠆，輕利剛疾。卒如飄

風，然兵殆於垂沙。唐子死，莊躡走，楚分為三

四者。此豈無堅甲利兵也哉？所以統之，非其道故也。汝淮以為險，江漢以為池。緣之以方城，限之以鄧林。然秦師至于郢，舉若振槁。然是豈無固塞限險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殺比干，而囚箕子，為炮烙之刑。殺戮無時，羣下愁怨。皆莫與其命。然周師至，令不行乎左右。而豈其無嚴令繁刑也哉？其

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若夫明道而均分之。誠愛而時使之。則下之應上。如影響矣。王者博愛遠施。外內合同。四海各以其職來祭。何擊柝而待。傳去曰。諸侯之有關梁。度人之有爵祿。非升平之興。蓋自戰國始也。

論勇第五十一

大夫曰。荆軻懷數年之謀。而事不就者。三尺七

尺音首。不足恃也。秦王憚於不意。列斷

賁育。介七尺之利也。燕丹曰。荆軻刺秦

把其袖。秦王曰。乞聽琴聲。而死。琴女奏曲云。羅縠單衣。可擊而絕。三

越。鹿盧之劍。可負而拔。王從其計。軻不解琴。故及於難。使專諸空拳

不免於為禽。左傳作鱗設。諸禽通作擒。要離無水。不能

遂其功。刺客傳曰。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未

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光既得專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春。吳王

僚欲因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屬庸。將兵圍楚之潛。使延陵季子於晉。以觀諸侯

之變。楚發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

不求何獲。且光真王嗣。當立。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

兩弟將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公子

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而具酒請王僚。王僚使

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陛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鉞。酒既酣。公子光爲足疾。入窟室中。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人擾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立爲王。是爲闔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爲上卿。吳越春秋曰。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而莫之能殺。吳王患之。要離曰。臣能之。吳王曰。汝惡能乎。吾嘗以六馬逐之。江上矣。而不能及射之矢。左右滿把而不能中。今汝拔劍則不能舉臂。上車則不能登軾。汝惡能。要離曰。士患不勇耳。奚患而不能。王誠能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且加要離罪焉。摯執妻子焚之。而揚其灰。要離走。往見王子慶忌於衛。王子慶忌喜曰。吳王之無道也。子之所見也。諸侯之所知也。今子得免而去之。亦善矣。要離與王

子慶忌居。有間謂王子慶忌曰。吳之無道也。愈甚。請與王子往奪之國。王子慶忌曰。善。乃與要離俱涉於江。中江拔劍以刺王子慶忌。梓之投之於江。浮則又取而拔之。如此者三。其卒曰。汝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而名要離得不死。歸於吳。吳王大說。請與分國。要離曰。不可。臣請必死。吳王止之。要離曰。夫殺妻子焚之。而揚其灰。以便事也。臣以爲不仁。夫爲故主殺新主。臣以爲不義。夫梓而浮乎江。三入三出。特王子慶忌爲之。賤而不殺耳。臣已爲辱矣。夫不仁不義。又且已辱。不可以生。吳王不能止。吳仗劍而死。要離可謂不爲賞動矣。故臨大利而不易其義。可謂廉矣。廉故不以富貴而忘。世言強楚勁鄭。有犀兕之甲。棠谿之劍。挺音也。內據金城。外任利兵。是以威行。

諸夏強服敵國。故孟賁奮臂，衆人輕之。怯

大有備，其氣自信。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

之。況以吳楚之士，舞利劍，蹶音強弩，以與

貉虜騁音遲於中原，一人當百，不足道也。夫

音如此，則胡無守谷，谿無交兵，力不支漢

其勢必降。此商君之走魏，而孫臏之破梁

也。衛鞅傳曰：孝公二十二年，使衛鞅將而

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

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

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

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

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魏

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

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

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

徙都大梁。孫臏傳曰：宣王二年，魏與趙攻

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

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

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

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  
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  
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  
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文學曰。楚鄭之棠谿墨陽。非不利也。蘇秦曰。棠谿墨

陽。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鴈者也。許慎曰。二庫者皆利劍名。或曰。皆地名。出美劍者也。

軸音逐兕甲。非不堅也。然而不能存者。利不足

恃也。秦兼六國之師。據嶠音交函音威而御宇內。

金石之固。莫耶古本邪之利也。莫邪。吳王劍名。干將妻之所造

也。干將妻曰莫邪。然陳勝無士民之資。甲兵

之用。鉏音鋤耰音耩棘音棘樞音樞以破衝隆。武昭音昭不擊。

烏號不發。許慎曰。衝。臨衝也。所以臨敵。成

強也。言體隆而強也。樂書曰。韶。蕭韶也。舜之

也。楚有拓桑。其材堅勁。烏峙其上。及其將飛

枝必撓下。勁能復起。巢鳥隨之。鳥不得飛。欲

墮而號。伐其枝以爲弓。因曰烏號之弓也。張

揖曰。黃帝鑄鼎於荆山。鼎湖。得道而仙。乘龍

上天。小臣不得上。挽。悉持龍鬚。拔墮黃帝之

弓。百姓仰望。抱弓而號。故後世名其弓曰烏

號也。兵略曰。二世皇帝。勢爲天子。富有天下。人迹所至。舟楫所通。莫不爲郡縣。然縱耳目之欲。窮侈靡之變。不顧百姓之飢寒窮匱也。典萬乘之駕。而作阿房之宮。發閭左之戍。收太半之賦。百姓之隨。逮肆刑。挽輅首路死者。一旦不知千萬之數。天下敖然若焦熱。傾然若苦烈。上下不相寧。吏民不相繆。戍卒陳勝。與於大澤。攘臂袒右。稱爲大楚。而天下響應。

當此之時。非有牢甲利兵。勁弩強衝也。伐棘  
棗而為矜。周錐鑿而為刃。剡斲繁。奮僂鑿。以  
當修戟強弩。攻城略地。莫不降下。天下為之  
糜沸。螳動。雲徹。席卷。方數千里。勢位至賤。而  
器械甚不利。然一人唱而天下應之者。積怨在於民也。  
**所謂金城者。非**

**謂築壤而高土。鑿地而深池也。所謂利兵者。**

**非謂吳越之鉦。干將之劍也。**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請

干將作劍。干將者。吳人。其妻曰莫邪。干將采  
五山之精。六金之英。候天地。伺陰陽。百神臨

視。而金鐵之精未流。夫妻乃剪髮及爪。而投  
之鑪中。金鐵乃濡。遂成二劍。陽曰干將。而作

龜文。陰曰莫邪。而作漫理。干將匿其  
陽。出其陰。以獻闔閭。闔閭甚寶重之。**言以道**

**德為城。以仁義為郭。莫之敢攻。莫之敢入。文**

**王是也。以道德為軸。**音逐**以仁義為劍。莫之**

**當莫之敢御。湯武是也。今不建不可攻之城。**

**不可當之兵。而欲任匹夫之役。而行三尺之**

**刃。亦細矣。**道應篇曰。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

道之主能持勝。孔子勁杓國門之關。而不肯  
以力聞。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

知。善持勝者。以強為弱。故老子曰。道冲而用  
之。又弗盈也。惠孟見宋康王。蹠足。謦效疾言

曰。寡人所說者。勇有功也。不說為仁義者也。  
客將何以教寡人。惠孟對曰。臣有道於此。人

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有力。擊之不中。大王獨  
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孟

曰。夫刺之。而不入。擊之。而不中。此猶辱也。臣  
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

擊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意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意也。夫無其意。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歡然。皆欲愛利之心。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耶。宋王曰。此寡人所欲得也。惠孟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者。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孟出。宋王謂左右曰。辨矣。客之以說勝寡人也。故老子曰。勇於不敢。則活。由此觀之。大勇反為不勇耳。楊雄曰。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

大夫曰。荆軻提匕首入不測之強秦。秦王惶恐失守。衛者皆懼。刺客傳曰。燕太子質于秦。亡歸。見秦

且滅六國。兵已臨易水。恐其禍至。丹患之。因田光以交荆軻。於是尊荆軻為上卿。今秦武陽為副。俱入秦刺秦王。臨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為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慨慷。士皆瞋目。髮盡上。衝冠。於是荆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既至秦。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卿進。樊於期之頭函。而秦武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陞。軻取圖奉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手。右手持匕首。揜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環柱而走。羣臣驚焉。乃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劍。王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



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提秦王不中中  
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入創軻自知事不就  
倚柱而笑箕裾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專  
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專  
諸手劔歷萬乘去刺吳王尸孽立正鎬冠  
千里吳世家曰伍子胥之初奔吳說吳王  
為僂於楚欲自報其仇耳未見其利於是  
伍員知光有他志乃求勇士專諸見之光  
喜乃客伍子胥子胥退而耕於野以待專  
諸之事十二年冬楚平王卒十三年春吳  
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蓋餘燭庸以兵  
圍楚之六濞使季札於晉以觀諸侯之變  
楚發兵絕吳兵後吳兵不得還於是吳公  
子光曰此時不可失也告專諸曰不索何  
獲我真王嗣當立吾欲求之季子雖至不  
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

兩公子將兵攻楚楚絕其路方今吳外困  
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奈我何光  
曰我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  
窟室而謁王僚飲王僚使兵陳於道自王  
宮至光之家門階戶席皆王僚之親也人  
夾持鉞公子光詳為足疾入于窟室使專  
諸置匕首於炙魚之中以進食手匕首刺  
王僚鉞交於匈遂殺王僚公子光竟代立  
為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政自衛由韓廷  
廬乃以專諸子為卿

刺其主功成求得退自刑於朝潮暴尸於  
市韓策曰韓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  
害也嚴遂政議直指舉韓傀之過韓傀  
以之叱之於朝嚴遂拔劔趨之以救解於  
是嚴遂懼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韓傀者  
至齊齊人或言軻深井里聶政勇敢士也  
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遂陰交於聶政以

意厚之。聶政問之曰：子欲安用我乎？嚴遂曰：吾得為役之日淺，事今薄矣，敢有請於嚴遂，乃具酒，自鷓聶政母壽。聶政驚，愈恠其厚。金百鎰，前為聶政母壽。聶政謝曰：臣有固謝，嚴仲子，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旦夕得甘脆，以養親，親供養備，義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為聶政語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大人麤糲之費，以交足下之謹，豈敢以有求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幸以養老母，老母在前，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然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柱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者，至淺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

子舉百金為親壽，我義不受，然是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可嘿然而止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親不幸而死，仲子所欲報仇者，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韓傀，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具車騎壯士，以為羽翼。政曰：韓與衛相去中間不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則韓舉國而與仲子為讐也，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辭獨行，仗劍至韓，韓適有東孟之會，韓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階刺殺韓傀，韓傀走而列哀侯，聶政刺之，兼中列哀

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目面皮。抉眼屠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縣購之千金。久之莫知誰。政姊安聞之。曰。吾弟至賢。不可愛。妾之軀。滅吾弟之名。非弟意也。乃之韓視之。曰。勇哉。氣矜之隆。是其軼貴育。高成荆矣。今死而無名。父母既歿矣。兄弟無有。此為我故也。夫愛身不揚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屍而哭之。曰。此吾弟軼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屍下。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聶政之能。乃其姊者。列女也。聶政之所以名施於後世者。其姊不避菹醢之誅。以揚其名也。唐雖且曰。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倉鷹擊於殿上。此三子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祲降於天。呂氏春秋曰。豫讓必死於襄子。而趙氏皆恐。成荆致。今誠得勇士乘死於韓王。而周人皆畏。

強漢之威。凌無義之匈奴。制其死命。責以

其過。若曹劇音貴之負齊桓公。遂其求。雜事篇曰。

昔者齊桓公與魯莊公為柯之盟。魯大夫曹劇謂莊公曰。齊之侵魯。至於城下。城壞壓境。君不圖與。莊公曰。嘻。寡人之生不若死。曹劇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及會。兩君就壇。兩相相揖。曹歲手劍。拔刃而進。迫桓公於壇上。曰。城壞壓境。君不圖與。管仲曰。然則君何求。曹劇曰。願請汶陽田。管仲謂桓公曰。君其許之。桓公許之。曹劇請盟。桓公遂與之盟。已盟。標劍而去。左右曰。要盟可信。曹劇可讐。請倍盟而討曹。劇管仲曰。要盟可負。而君不負。曹劇可讐。而君不讐。著君天下矣。遂不倍。天下諸侯翕然而歸之。為鄆之會。幽之盟。諸侯莫不至焉。為陽穀之會。貫澤之盟。遠國皆來。南

伐強楚以致菁茅之貢。北伐山戎。為燕開路。三存亡國。一繼絕世。尊事周室。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功次三王。為五伯長。本信起乎柯之盟也。推鋒拊

穹廬擾亂。上下相遁。因以輕銳隨其後。匈奴必交臂不敢格也。

文學曰。湯得伊尹。以區區之亳音薄兼臣海內。

文王得太公。廓艷鄙。以為天下。齊桓公得管

仲。寧戚。以伯音霸諸侯。秦穆公得百里奚。由余

西戎八國服。姚賈說。秦王曰。太公望。齊之逐

津之。售不腐。文王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也。南陽之。澈幽。魯之免囚。桓公用之。而

霸。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賣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孔子曰。賢不肖者。材也。遇不

遇者。時也。今無有時。賢安所用哉。伊尹。故有莘氏。僮也。負鼎操俎。調五味。而立為相。其遇

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年七十。屠於朝歌。九十。乃為天子師。則遇文王也。管夷吾

束縛。自檻車。以為仲父。則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為秦伯牧羊。舉為大夫。則

遇秦繆公也。冉有曰。夫百里奚。齊之乞者也。逐於齊。西無以進。自賣五羊皮。為一輓車。見

秦穆公。立為相。遂霸西戎。大公望。少為人壻。老而見去。屠牛朝歌。質於棘津。釣於磻溪。文

王舉而用之。封於齊。管仲親射桓公。遂除報讐之心。立以為相。存亡繼絕。九合諸侯。一匡

天下。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故有莘氏之媵臣也。湯立以三公。天下之治。太平。太公望。故老

婦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管仲。故成

陰之狗盜也。天下之庸夫也。齊桓公得之為仲父。百里奚道之於路。傳賣五羊之皮。秦穆公委之以政。甯戚故將車人也。叩轅行歌於康之衢。桓公任以國。故詩曰。縣縣之葛。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為絺紵。良工不得。枯死於野。此七士者。不遇明君聖主。幾行乞丐。枯死於中野。譬猶縣縣之葛矣。李康曰。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於商。太公涓濱之賤老也。而尚父於周。呂氏春秋曰。百里奚處乎虞。而虞亡。處乎秦。而秦霸。百里奚之處乎虞。知非遇也。其處於秦。非加益也。秦紀曰。戎王使由余於秦。秦後歸由余。繆公又使人間要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尊賢篇曰。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後得民心者。民往之。有賢佐者。士歸之。語曰。得一十良馬。不若得一伯樂。得一聖人。不若得一歐冶。得一里。不若得一聖人。聞

得賢聖而蠻貊來享。未聞劫殺人主以懷遠

也。周書曰。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入蠻。西旅也。底。貢厥獒。大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曰。鳴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詩云。惠此中國。以綏

四方。故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非畏其威。畏

其德也。故義之服。無義。疾於原。馬良弓。德之

召遠。疾於馳。傳去聲重驛。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召遠。疾於馳。傳去聲重驛。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召遠。疾於馳。傳去聲重驛。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召遠。疾於馳。傳去聲重驛。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召遠。疾於馳。傳去聲重驛。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金鑑卷之十

十

臨鑑論卷之十

